

□ 潘银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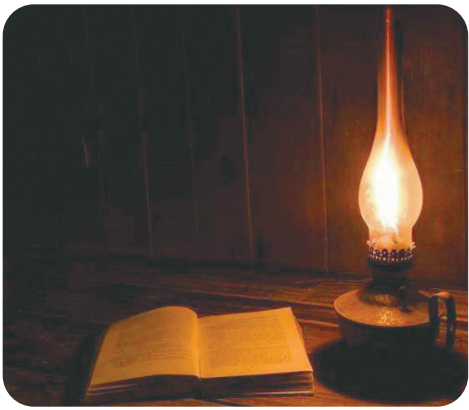
照亮岁月的灯光

我记忆中的灯光,是从点枞槁开始的。那时候,煤油紧缺,买煤油凭票供应,一票难求,村寨里家家户户都点枞槁。村寨的房前屋后,经常可见持斧劈枞槁的乡邻。劈好的枞槁,码放在烂筐内。每当夜幕降临,家家户户点起了枞槁,暗影婆娑的木楼,陆陆续续绽放出橘黄的“灯光”,村寨上空,到处弥漫着松脂油燃烧的味道。

枞槁当灯,浓烟绕梁,乌烟瘴气,喉咙辣眼,头脸蒙尘,家里的物件家什,也都落下了一层厚厚的灰尘,父老乡亲常常相互戏谑:你两口子懒死了,你看看家里的锅盖、鼎罐盖、水缸盖上落下的灰尘,都可以种小米了。翌日起床,擤鼻涕是黑的,痰也是黑的。长年累月,为了取枞槁作灯,不知毁掉了多少松木,渐渐地家乡的青山变成了荒山。枞槁作灯,不仅熏黑了人的五脏六腑,还存在许多的安全隐患。

枞槁油烟重、灰尘大,那时候,我家里虽也备有煤油灯,但大部分时间还是点枞槁。那时候煤油金贵,父亲好不容易买得斤把煤油,就会郑重其事地告诫我们兄妹:“天黑之前不可以点灯,点了灯,灯芯要拧到最小。”灯芯拧到最小,又希望灯最大限度地发亮,每天傍晚,父亲都要仔细地把玻璃罩擦得锃亮。可别说,经父亲擦拭后的灯罩,即使灯芯拧到最小,煤油灯发出的光,也能够看见做家务和吃饭。为节省油,吃完晚饭,洗好碗,一家人简单洗漱一下就睡觉了。

那时候我们初中生在学校里上晚自习,前桌转到后桌,四个人共一盏煤油灯。教室



里点了十二盏灯,就像十二个小烟囱,排放的烟雾,悄无声息地恣意钻到同学们的眼中,口中,鼻中,头发缝里。同学们稍不留神,眉毛头发就被烧焦了。每天晚自习前,班长领一桶煤油来,然后自己上煤油,那油桶大,倒煤油力度很难把握,一不小心煤油就溢出灯盏外。有天晚自习,我给灯盏倒煤油时,手一抖,溢出很大一摊煤油到木楼板上,于是点起一根火柴,想把溢到楼板的煤油烧掉,哪想火柴刚点着煤油,“轰”的一声,一团火光冲天而起,我吓傻了,惊慌失措地愣在那儿,眼看着一场火灾在所难免了,说时迟,那时快,边上有个男同学急中生智,扬起板凳奋力拍去,最终把火熄灭了,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。

后来,粮、食用油、煤油等商品敞开供应,村寨中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煤油灯,从此

结束了枞槁乌烟瘴气的历史,进入了煤油灯的时代。点煤油灯比枞槁方便,也没有了到处飘的烟尘,但还是免不了熏黑鼻孔。第二天起床时,鼻涕是黑的,吐口水也是黑的。

后来我父亲听别人说,猪粪和枯枝杂草堆沤发酵产生沼气可以发电,父亲灵光一闪,心里暗自嘀咕:猪粪和枯枝杂草可以发电,自己家里什么都缺,就是不缺猪粪,枯枝杂草屋边到处都是。父亲说干就干,起早贪黑在我家的猪圈边,挖了一个大约两三米深的大地窖做了一个沼气池,把猪粪和杂草之类的丢进沼气池里,利用产生的沼气发电。父亲买了网纱灯泡,接通了电线。一摺开关,网线灯泡闪了几下,尔后就像一朵银白的花,在黑夜中绽放出耀眼的光辉,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村寨。

村里绝大多数人,像我一样从没见过网纱灯泡,大家好奇地纷纷前来观看。大家微眯着眼,嘴里啧啧称赞着,满脸惊讶地仰望着重银白的灯光,那神情就像对着一朵正在盛开的银花朵顶礼膜拜。看着人们新奇又羡慕的目光,我特别地高兴和自豪。可是很快就发现,只一两个小时光景,沼气池里的沼气就用完了,网纱灯泡就像一朵凋谢的花朵,慢慢地暗了,瘪了,灭了,真令人扫兴。

有一天,有几个乡邻在等着父亲用沼气灶炒菜,父亲信心十足熟练端锅放油炒四季豆,在四季豆要熟不熟的时候,没电了,火熄灭了。像这样菜炒着炒着,就没电的事,十有八九。后来家里有一头小猪崽掉进沼气池中淹死了,这让父亲很后怕,他心有余悸地说,幸亏这次淹死的是头猪崽,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掉进里面去了,那怎么得了,于是尽管父亲为此付出大半年的时间,倾注了大量的心血,最后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把沼气池给填了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小型发电机出现了。父亲又不安分了,邀约邻近的七八家共同出资买来了一台小型发电机,安置在村外的那条溪边,利用溪水落差产生的动力发

电,于是家里白炽电灯泡亮了。但小型发电机发出的电,电量不足,仅可用于点灯,不可用于煮饭炒菜和供其他电器使用,而且利用水的落差发电,也要受到季节的限制,枯水季节几乎发不出电。家里用电就是这样断断续续的,煤油灯依然备受青睐,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好几年。

九十年代中期,村寨每家每户出资出力,安电杆扯电线从邻省湖南杨家坪接电过来了,终于结束小型发电机的历史。接通电的那天,村里锣鼓喧天,家家张灯结彩,庆祝这个美好的日子。但村民似乎高兴得过早了。湖南杨家坪的电价格很高不说,且很不稳定,尤其是村里有喜事的时候就停电了,人们只能懊恼地看着沉默寡言的电灯泡唉声叹气而无他法。后来有神人点通:有喜事要想电灯亮堂堂,得备点酒肉糖果送给管电人,那就会如愿了。于是每当村里有好事,都要提前备好酒肉糖果,备好几箩筐的好话,和挤出花朵般的笑脸,走十几里山路送到湖南杨家坪,这样电灯才会听话地在漆黑的夜也亮如白昼。那时候的村里人,小心翼翼地把这电,当成黄金白银来使用。

值得村寨人铭记在心,并载入村寨地方志的,是在21世纪的第一年,村寨电网并入国网,一度电也就几角钱的价格,收费趋向合理,这样家乡才真正进入了电灯时代。这时候,灯,由原来的白炽灯,发展到五颜六色的彩灯;由简单的白炽灯,发展到形态各异,造型别致新颖的节能灯;还有利用太阳能发光的路灯;还有声控灯、感应灯等。灯,随着人们文化和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,除了是一种照明工具外,还逐步发展为一种装饰用的工具。灯,用它的色彩斑斓点缀着我们的城市和乡村,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诗情画意,变得温馨而浪漫。灯,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乐园。灯的每一次进步,是改革开放累累硕果的精彩绽放;灯的发展史,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,是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的重要体现。



□ 田秀明

封控的日子

疫情就像是一个出没无常的幽灵,一段时间在这儿,一段时间又去了那儿,总是让人捉摸不定。前些日子,儿子儿媳居住的小区封了,街道也封了,儿子打电话告诉我们说,小区周边疫情紧张,小区里还好,没有确诊病例,也没有无症状感染者,只是暂时还不能出去上班,让我们放宽心。

儿子儿媳刚刚结婚,和我们不在一个城市生活,小两口平常都是早出晚归,吃饭要么是在单位食堂,要么就是叫些外卖,难得在家中烧上一回。听说儿子儿媳封控在家里,妻子一百个不放心,成天捧着手机,一会儿打给儿子,一会儿打给儿媳,不是问家中缺啥少啥,就是问中午吃的什么晚上吃的什么,我嬉笑着说,你是能送还是能寄,他们都已经成家了,还能让自己饿着?妻子想想也是,可是消停不到一会儿,又拿起了手机,电话一个接着一个。

封控的第二天上午,儿媳微信发过来一张图片,图片上有四五蔬菜,一卷挂面,一袋火腿肠,还有大葱、蒜头等,妻子连忙回去问是咋回事,儿媳说是志愿者放在门口的。妻子笑着说,蔬菜还挺新鲜的,品种也不少,就是荤菜差点事,话没说完,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。

一连几天,儿媳天天上午都会发过来一张图片,有猪肉、牛肉、烧鸡、火腿、各色蔬菜,还有大米、粉条等,甚至连油盐酱醋

也是应有尽有。每回看到图片,妻子的脸上都笑得开成了一朵花,不错不错,这哪里像是封控在家过的日子,就是自己去买,恐怕有些也舍不得去花钱呢。临了总是忘不了关照儿子儿媳,志愿者千辛万苦送来的,不能浪费了,吃进肚子里才对得起人家的辛苦。

有一天下班回到家,妻子又在煲电话粥,对着电话又说又笑,等挂断了电话,我问道,是不是又发了什么好东西,这么高兴?妻子嗔怪道,你就知道发东西,儿媳说他们小区有个群,封控的这几天,群里可热闹啦,谁家缺个什么,只要在群里说一声,哪家有上门去取就行了。今天上午群里有人问哪家有老冰糖,正好家里有,儿媳就在群里报了门牌号,特殊时期大家互相帮忙是应该的,没想来拿老冰糖的人还带来了一瓶酱油,你说可乐不可乐。

十天时间过去了,儿子又打来电话,告诉他们的小区解封了,语气平缓中带着欣喜,妻子也长舒了一口气。或许这个时候,儿子儿媳正携手走在小区里,阳光暖暖地洒下来,人世间的幸福莫不过如此,一饭一蔬的挂念,一点一滴的爱,如阳光一样温暖。

其实,在我们的身边,总有一些平凡而简单的温暖故事在发生,这些故事穿越疫情的阴霾,穿越城市的天空,温暖着每一个人,也温暖着我们的记忆。

□ 姚瑶

为责任而书写

翔宝贝,徐明珍的父亲、老舅……这使我想到了20来岁就凭借《滴泪痣》和《捆绑上天堂》两部小说一炮走红的李修文。12年后,李修文以《山河袈裟》《致江东父老》重新走入大众视野。

刘燕成《亲人书》里面的二叔形象代表着中国绝大部分农民形象,“若是遇得客人不好喝,捏着酒壶硬是不让倒酒,劝了数次,还不见松手,二叔便会装出发气的样子来,愤愤地说:怕我没酒喝么,长江黄河干了,我家酒坛子,是不会干的。弄得满堂人,捧腹大笑。”二叔朴素、好客,和蔼可亲。

“我说五哥都不管他父母,你管什么。五嫂说和两个老人生活三十多年了,有感情了,老人也总得有人管。我又问五哥给点生活费不,五嫂流泪,摇头,听得我愁肠百结。”龙春兰在《五嫂》里道出乡村妇女的忠厚、本分、老实;“老舅就这样挨着骂,卑微地生活了许多年,他不断外出,又不断地回来。他那双瘸腿,走遍了湘黔桂临近的好多个地方,尽管,他是去当乞丐,在外面也少不了挨骂,又或者,陌生人的嫌弃比起亲人的淡漠又算得了什么呢?”徐明珍的老舅命运坎坷,读完掩卷唏嘘。

李修文在《致江东父老》的书封上写下这样一句话:“为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,建一座纪念碑。”是的,这五位作家在“乡关何处”一章节里,把卑微的亲人写进宏大的文字里,建立了一座纪念碑,他们用不多的笔墨倾注于微小个体的细致体察

和深切悲悯。

我特意把李修文获得鲁奖的《山河袈裟》进行深度的阅读,他在为一群执拗却保有生命温度的小人物进行书写,记录他们不幸的命运遭际,也展现了他们高贵的尊严之美。

我们在书写这些小人物的同时,事实上是在梳理内心荒芜的世界,当我们把笔触探入他们细微的情感变化时,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反思和剖析,我们在回忆过往,他们狡黠的、凌乱的、温馨的、荒唐的、挣扎的、质朴的形象让我们笔下的“他们”不知所措、词不达意。他们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凝聚在情感深处,如一束强烈的亮光,穿透整个乡村和整个时代。

在这部厚重的《擎天大地》里,我同样有此感受。我想,这些朴实无华的文字后面,就是一个人、一群人、一个时代的文学。

王安忆曾说过:“这个时代,文学要受冷落,而且受冷落的时间不会短。”当社会进入世俗化之后,谈论文学是不是一种奢侈呢?我一直在追问这个话题,得到了答案没有?我想,这个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,每个有思想的人内心一定有所触动和感知。

在文化粗鄙化的浪潮中,我们扮演了什么角色?德国美学家格诺特·柏梅在《感知学》一书中提出,感知既是身体性的,也是社会性的,在感知中,人被带到事物间的某个位置中。阅读《擎天大地》,我在纸上再一次还乡。

评论

□ 潘治斌

光阴的故事

不敢对今年说:你好!
不敢对去年说:再见!
一切的一切
都来不及准备

听说你要走
我去村口送你
我到了村口
听说你已走远
你为什么还要像一阵风
来时无踪 去也无影
你为什么又要像山洪
来时汹涌澎湃 去时梨花带雨
就这样我们在
时光的隧道里交错

错过了一年
错过了两年

逝去了的光阴依然压在心底
沉甸甸地压在
岁月的另一头

让我不敢打扰
让我不敢怠慢

去年的油菜花
又开在了今年的田野上
站在田野上赏花的
是不是你
是不是你?

于是,每一年的春天
我都等在村口
等在第一缕春风的来临
等在第一朵桃花盛开的时候

□ 崔道斌

小雪到冬始俏

小雪到,冬始俏。冬天的第一场雪,总是让人很兴奋。儿时玩雪的情景,倏忽飘浮在眼前……孩子们追着雪乱跑,伸着手,等雪落在掌心,可是还未来得及看清它的样子,就化了。

“天地积阴,温则为雨,寒则为雪。”小雪和白露、寒露、霜降等节气一样,是反映天气现象的节令之一。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说:“小雪,十月中。雨下而为寒气所薄,故凝而为雪。小者未盛之辞。”小雪时节,清冷的西北风,携带着初雪翩然而来,但雪量往往不大,故称小雪。

小雪时节的雪,偶尔虽见天空“纷纷扬扬”,却不见地上“碎琼乱玉”。人们忙着打糍粑、腌腊菜、杀年猪、酿烧酒,还会把每扇门挂起厚帘,准备“猫冬”,毕竟就要进入最冷的“三九天”了。

农谚道:“小雪雪满天,来年必丰年。”小雪时节下雪,对农民来说是福音,预示着来年雨水均匀,无大旱涝,还能冻死一些病菌和害虫,减轻病虫害的发生。同时,积雪有保暖作用,利于有机物分解,增强土壤肥力。

小雪时节,天气虽冷,但胃里却是暖暖的。初入严冬,天气阴冷,正是温补御寒的时候。饮食应以清淡为主,进补以温热为主,如羊肉、狗肉、火锅等可以增加身体热量。还可以多吃点降血脂的食品,如玉米、荞麦、胡萝卜等。水果吃黄澄澄的橘子最合适,俗话说“橘子黄,医者藏”。橘肉有开胃理气、止咳润肺之功效,主治呕逆食少、口干舌燥、肺热咳嗽等症。

“小雪杀猪,大雪宰羊。”在我的家乡,每到小雪、大雪节气,村民们便开始杀猪宰羊备年货。无论哪家宰畜,亲朋好友都要过来帮忙。杀了猪,东家要用腌酸菜、卤豆腐、宽粉条、沙土豆做一锅猪烩菜,再配上米饭、小菜,略备薄酒,邀请四邻聚餐,寓意团结、和睦、万事兴旺。

“冬腊风腌,蓄以御冬。”小雪过后,气温基本就呈直线向下的状态,天气变得干燥。家家户户开始腌制、风干各种蔬菜和鸡鸭鱼肉牛羊肉等。挂于烧柴火的灶头或吊于火塘上空的这些腊肉菜品,也成为农家一道特有的风景线。而这些腊制品,不仅是人们御寒过冬的必需品,更是春节餐桌上的美食佳肴。

“小雪笼山乡,寒来遍地霜。”小雪之夜,家人围炉,暖锅热汤,大口吃肉,大碗喝酒,开怀畅饮,把酒言欢,品茗叙旧,便是人间好时光。